

杜

臆

六

管天筆記外編

尚論

武王之伐紂。計王之伐紂。名救水火之民。實報父兄之讎也。
名為救民。實春秋之法。君父被執而臣子不能討。不書葬。謂
讎不能報。則雖斂以珠玉。埋以石槨。與暴露中

野。狐食蠅。啞無異。故東漢蘇不韋父為李嵩所
害。不韋欲報讐。載喪歸。瘞而不葬。此明於大義
者。文王之逝。已十三年。而父死不葬。至為義士
口實。至伐紂。載文王之木主而去。其為報讐甚
明。余嘗著有成論矣。茲不備錄。

軍令在將
子。軍不在天

漢文帝勞軍細柳說到軍中但聞將軍令不聞
天子詔軍中不得馳驅真令人心驚髮豎而帝
不介意且為按轡徐行而且稱為真將軍正用
馮唐語也唐謂王者遣將跪而推轂聞以外將
軍制之帝遂恪遵其言若不知身為天子者即
其與唐問答委婉詳盡詞氣藹然若相知友朋
但膝談心想帝堯清問下民光景如此非三代
以下所有也

蘭相如事

蘭相如宦者令繆賢之舍人也奉驛之役賢薦
之也能知相如可使而薦諸君與公材文子何

異官者有是人哉以相如之雄俊而甘奔走其門亦獨知之契耶

漢高剖符封臣蕭何食邑獨多功臣不服帝發功徇功人之論此一時取辨於口未中窾卻未可服人論發縱指示良平居多何無與焉至

鄂千秋論定元少

定元功位次所以諸將不能無言鄂千秋謂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功也其敘何之功有據而元功始定千秋能發帝所不能發故喜之極而受膏封侯三傑之論帝亦云鎮撫國家餽餉

張子房事

不絕不如蕭何此祖千秋語也余謂更有大功
二始薦韓信啟三秦進取之門終引曹參固萬
世守成之業

漢初賢臣如子房藐焉寡儔矣而曹平陽殆其
亞也蓋功遜鄼侯而品則過之矣高帝定功臣
十八人位次衆皆曰曹參功第一鄂千秋曰參
雖有攻城畧地之功特一時之事則衆所推者
戰功也而推為第一則功不在韓彭下明矣韓
彭不保其身猶曰自取至鄼侯雖帝所甚寵而
不能無疑亦蒙械繫之辱而曹獨毫無間言則

其居功必有大過人者。鄭侯不及也。鄭侯且死而推賢唯參則心服其品耳。參之代相一遵約束甘居不達之名。其誰能之。故先儒許其能克已克已二字。聖門唯顏子能之。後世賢如溫公於新法之際不能無愧。平陽武人而所養如此。三代而下出將入相當首推若人而淵然襟度又暗合聖賢誠異人也。想其師事蓋公而所得不淺矣。

韓信事。

韓淮陰甘受跨下之辱。勿得輕看。蓋局量甚大。甚遠。不屑與細人較。亦不屑以受辱細人而遂

以一死殉之。激之。不怒。撼之。不動。所謂望如木
難者。其一出而百戰百勝。以此益神勇也。觀其
熟視此人。而後蒲服何等斟酌正。以少年為越
砥而歛其鐔。其器局又進一等。故他日尉鼎之
蓋感之。又惜之也。少年當劉項紛爭之際。而不
能樹尺寸之功。豈非血氣用事。求必勝之害歟。
昔人謂絳灌無文。隨陸無武。予謂絳灌以百戰
之餘。能將順漢文守成之業。未為無文。隨陸以
三寸舌下英布。服尉陀。未為無武。若必以操觚
為文。而揮戈為武。淺之乎論文武矣。

卜式輸粟助
助由主者已
令中

甯成傳載周陽由為郡守汲黯司馬安俱在二
千石列未嘗敢均茵王勉夫謂陽由無賴小人
凌轢同事汲遠之非畏之也余謂此見汲之剛
直非任血氣者故能委曲于小人其寢淮南之
謀以此若血氣之剛必不肯為之下而玉石俱
碎矣此其剛之不可及而受知英主非偶也
余嘗辯卜式之枉矣尚有未盡再為一洒式之
輸助公孫弘謂非人情猶可何以云不軌之臣
不可為化而亂法乎且文帝已募民能輸粟及
轉粟於邊者拜爵有令矣至武帝入粟補官入

羊爲郡令屢下矣。式固奉令者，何非人情？何云不軌？何至亂法？誅腹誹算車船，此豈法乎？弘爲宰相，噤無一言，而誣輸助者以不軌，何其謬也。也可恨也。後世宜有定論矣。而黃震又曰：式輸財以逢君，而富民莫應；於是而有告緡之令。式願父子死邊，以逢君，而諸侯莫應；於是而有坐耐金失侯者。百餘人牧豎無知禍人，乃爾噫，人非喪心，不作此語。夫上作而下不應，主令而民不從，亂道也。天子下輸助之令矣，願死節者官之以風天下矣。獎好義必罪其不服義法也。今見不

義者謹而責好義者曰汝貽之禍可乎不可乎
 帝伐匈奴不可謂惡有令而從不可謂逢欲加
 之罪謫戾至此良可痛也式家居時田宅財物
 盡予弟身自牧羊起家第破產又數分財畀之
 世有若人固賢良之選也可以牧豎少之乎已
 拜為郎而牧羊上林竒矣其以牧羊喻治民以
 時起居敗羣年去又民牧良箴非牧豎口中語
 乃令蘇氏稱便令成臯稱最實允蹈之矣及為
 齊相可優游安享而願父子同死南越則自踐
 其死節於邊語也雖不及試而為御史大夫論

式願死節
 於邊

曲中集
羊之冤

鹽鐵之不便。帝不喜聞。業已貶秩。而猶有烹弘羊之請。此滿朝所不敢出口者。獨不慮與顏異同誅乎。自異以反唇伏誅。公卿皆諂諛取容。式不為變也。則知其死節于邊。非誑語矣。弘開東閣。得是人當首延。而反施其媚嫉乎。武帝許以朴忠。班史列之。質直可稱。確評有臣如是。人主所禱祠而求。豎儒加以逢君之罪。此千餘年不白之冤也。國家今日正少若人。故再為拈出。自孟子痛抑言利。而桑弘羊受誅於世。儒千餘年矣。余竊寃之。孟子之言。猶無病人止用梁肉。

養之至於病而謂醫則以愈病為能雖烏董有
 時用之自三代而下國家未有無病之日也則
 如弘羊烏可厚非哉武帝好大喜功而充溢露
 積之天下頓致衰耗固人事之失亦運數使然
 太史公言之矣物極而衰固其變也乃縣官大
 室至天子損膳解駟而富商大賈蹀財役負轉
 轂千數不佐國之急法之所不許也况崇本抑
 末商賈不得衣絲乘車實漢法也即三代亦然
 弘羊均輸之法不過盡籠天下貨物而賤買貴
 賣令商賈無所牟大利歸于抑末而已不可謂

弘羊均輸之法
 均輸之法
 均輸之法

非理財之一法也。何者？善理財者，非能使鬼運神輸要之損，既補之而已。茲損商賈之饒，補縣官之乏，奚而不可？帝事四夷，兵連釁結，既難中止，無之土木，巡狩出孔之多，至累巨萬，不可勝計。非弘羊何以善其後耶？誠救病之能手也。蓋生財大道，大學陳之，此王制也。其出之有本，則井田之法行也。井田行，官不得貪取，豪強不得并兼，即云恒足，不過均之俾無偏饒偏乏止耳。自井田廢而吏貪民惰，寢以不均，故鹽鐵作備於管仲，誠救時之良劑。弘羊祖其術而推廣之。

不加賦而用饒良非虛語後之理財者皆效之
而不能非能之而不欲也唐有劉晏用其術而
濟天下宋有趙開用其術而濟一方此皆救時
之能臣王安石陽諱其名陰用其術而卒以敗
事此正效之而不能者也故如弘羊安可厚非
哉蓋三代之罪人而後世之能臣也然卜式何
以欲烹之也使富商大賈人人輸助如式則國
家不貧而弘羊可烹然卜式何可再得也至凍
水氏謂其設法奪民以欺武帝而太史記之以
譏帝之不明此以攻金陵之陰用其術而發此

有為言之也。

相如封禪書或議其死有餘倭寃矣。蓋漢時以
登封為帝王之盛典。遭逢者以有事為雄。故司
馬談以留滯終周南而不得從為恨。相如以文
雄世。見武帝文治武功之盛。知其必有此舉。故
預為文以待將及時上之。非獻諛也。自侈心之
論倡于楊雄。人猶未信。至宋儒始闡發之。而安
得追咎相如耶。

趙充國事。

趙充國之為將。三代之將也。其為臣。則三代之
佐也。余讀其本傳。反覆數四。歛衽擊節。真後世

人臣之師也止齋有論發其用兵之略東坡有
論表其忠主之心竝堪膾炙而尚有一二未盡
更為拈出

羗戎反帝問誰可將充國曰無踰老臣知胸中
有成算矣何以云兵難踰度至金城上方略也
蓋方略無他奇有已言而人不察者有未言而
人不識者當事而不敢言知老臣之用心獨苦
矣羗之未反策在發覺其謀已反策在分別善
惡此已言者也勝勢在我矣策在罷騎留屯此
未言者也方略止此矣何以未反用發覺羗人

解仇作約必陰通匈奴早為指破則惴伏不敢
動矣兵可無用也既反則無及矣於是乎分別
羗本屬夷強者先反餘猶觀望早為辨白則有
倡無和戰易勝矣既有勝勢又何以留屯千里
出師糧餉易竭兵難久駐時則彼為主我為客
觀望者尚有倖心罷騎留屯我為主而彼為客
省費而多積彼無勝理矣是速其降也方略已
定而何以不言也大將欲成功于外恃有操政
柄者主持於內漢操政柄者丞相御史所謂兩
府為之者魏相丙吉也二公非不賢也然而不